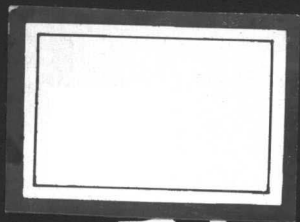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子傳



町子傳

劉志軒 劉如心 著

花山文藝出版社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先秦諸子文學傳記叢書

荀子傳

刘志轩 刘如心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河北深泽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1.625 印张 279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
1996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:20,001—27,000 定价:(精)23.00 元

ISBN7-80611-469-6/I·458

目 录

第一章	人之性恶.....	(1)
第二章	天行有常	(94)
第三章	赵国论兵.....	(158)
第四章	治土一方.....	(228)
第五章	蚕赋.....	(295)
跋		(352)

附录:

荀子箴言选译.....	(356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●第一章

人之性恶

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

——荀子《性恶》篇

公元前 260 年春天的一个早晨，阳光照耀着露水晶莹的青草，碧绿，透明，似琼玉闪着五彩的亮光。一望无垠的旷野，充满了勃勃生机。翠绿翠绿的世界，掩盖了多年战乱的凄凉，似乎这人世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，处处给人以清新，给人以希望。

高高的木轮车缓缓地行走在驰道上。这条驰道，西起函谷关，沿黄河东至成皋，人们称它“成皋之路”。在这条大路上，秦国的军队多次进兵攻伐韩、魏、赵等关东诸国。而关东诸国合纵，也多次由此西向攻秦。这是一条战争之路，也是一条繁华之路。往来

络绎不绝的车马行人和路边新生长的茂盛的青草，掩盖了多年战乱的血污，似乎这里从来就是如此繁荣和安宁。

高轮车装饰豪华，鸾鸟立衡，羽盖华蚤，八个銮铃随着马蹄声有节奏地叮咚作响。一看车的装饰，就知道车上的主人定然身份非同一般。他五十岁左右年纪，面容清癯，身着儒装，颌下一绺儿长须飘然前胸，温文尔雅。其实，他并不是什么豪门贵族，也不是大权在握的显赫卿相，而是一位游学列国的学士。

他姓荀，名况，字卿。人们尊称他荀子。两年前应秦昭王之邀，从齐国稷下学宫出发，由这条成皋之路西行，到秦国去游学，遍访了渭水秦川。如今又应齐王建的邀请，从这条成皋之路东行，重返齐国。

在荀子轩车后面的辎车上，坐着荀子的夫人和爱女幽兰。荀子的许多弟子及齐国派来迎接的卫士，步行跟随在两辆马车的后边。队伍不算很大，车马的豪华引人注目，也甚为壮观。

荀子一行，离咸阳，出函谷关，经洛阳，到成皋，又到荥阳，一路平安顺畅。以后的路就要由荥阳向东北，沿济水奔往临淄去了。车马刚出了荥阳不久，忽听后边人声呐喊，两匹快马紧追上来。荀子在车上为之一惊，莫非遇上了强盗？齐国派来的卫士也刀剑出鞘，惊觉戒备。因多年战乱，在这条古道之上，常常有兵痞、强盗拦截行人，抢夺财货，因财杀人之事甚为不少。

两匹快马追得越来越近，且远远喊叫：“停一停！停一停！”

没有等两匹快马靠近荀子和荀夫人的车辆，齐国的卫士就迎上前来，手执刀剑，喝令他们立即下马。

从马上下来的不是强盗，乃是一老一少。

年少的二十来岁，文质彬彬，英俊潇洒。高高的个子，头戴冠，身穿锦，一看就知道是贵族公子。老者五十余岁，头扎巾，身穿麻布褐衣，定是一个仆人了。老仆向武士拱手道：“这是我们公

子，他要见荀老先生。”

荀子看见了一老一少，知道定然有什么事情，下车走了过来。

荀子的女儿幽兰，十四五岁年纪，出于好奇，也下了车，跟随在父亲身后。

那青年看见荀子，急忙双膝跪地说道：“韩……非，拜……拜见荀老夫子。”

“这个人口吃。”幽兰在荀子的身后听了心中好笑。

荀子用手搀韩非起身：“韩公子，请站起来讲话。”

韩非并不起身，为了寻找荀子他已经盼等许久许久了。两年前就想去齐国稷下学宫寻找，听人说荀子去了秦国，他很以为然，如今的儒士皆不事秦，荀子为何到那个虎狼之邦去呢？如今荀子果然也不事秦王，仍然回到齐国稷下学宫去，他一定要见到荀子。原以为荀子会由成皋路经韩国的都城新郑，他就在都城的府邸等候。不想，荀子由成皋奔荥阳，直往临淄去了。于是，韩非闻讯即骑了快马追赶上来。如今总算追上了。心中甚为激动，越是激动，就越讲不出话来：“荀……荀老夫子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幽兰看韩非结结巴巴的样子，忍俊不住，笑出声来。怕父亲责备，用手捂上嘴，憋得满面通红。荀夫人在身后见幽兰有失礼仪，用手轻轻拍了女儿一掌。幽兰扭转身来，扑在母亲身上，更笑个不止。

荀子嗔怪地望了幽兰一眼。幽兰见父亲生气，勉强抑制住自己。荀子鼓励韩非：“不要着急，你慢慢说。”

韩非见女孩儿笑他，心中又增添了一层难堪，更加口吃得厉害，费尽力气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老仆人见少主人说话艰难，上前代他答话：“荀老先生，我家公子盼等你多日了，今日追来，是想拜您为师！”

幽兰感觉奇怪，这样一个口吃的人，像个傻公子，还想拜我

爹为师？若是收下这样的弟子，还不叫人耻笑？荀夫人闻言也觉得不妥，即如满腹文章，有口难辩，总是一个大缺憾。

荀子望着韩非一时未语。

韩非此时心情稍有平静，向荀子说：“老……老师，请……请收下我这个弟子吧！”他恭恭敬敬地向荀子磕了一个头。

荀子说：“韩非，求学，乃是一件苦事。你身为贵公子，可以承继先祖之业，为何要求师呢？”

韩非诚挚地说：“韩国屡遭秦、赵、魏诸邻国侵袭，我要寻求救国之道。恳请老师收下我这个弟子吧！”说完再次恭敬地向荀子磕了一个头。

荀子从韩非简短的话语和他快马追赶的迫切心情，知其心迹。此人真诚，有寻求救国之道的志气。虽有口吃，不妨做学问。孙臧不是一个受了臧刑，没有膝盖骨的人吗？不过，荀子尚没有立即答复韩非的请求，再次询问道：“韩非，我要到齐国去，尚有千里之行，一路甚为辛劳。你若随我去，将远离你的故土，失去你平日衣食的安逸，你要细想想啊！”

韩非坚定地说：“老师，韩非为求学问，愿抛别富贵，忍受筋骨疲劳。老师走到哪里，我跟随到哪里！”

“好，今日在途中收下你这个弟子了！”荀子爽快地应允了。

荀子搀韩非起来，韩非向荀子再次叩头站起。幽兰不解荀子为何果真收下了这么一个口吃的傻公子。

荀子回身将夫人和幽兰介绍给韩非相识。

韩非给荀夫人叩头，又拱手向幽兰施礼：“见过幽兰小妹！”

幽兰羞涩地低头微微一笑，算作回礼。

韩非坚持不再骑马，让老仆人把马匹带回府中，像荀子的其他弟子一样，跟随在荀子的轩车后面步行。

车轮滚滚，日出日落，越过山包，走出森林。前面闪出一条

长长的大河。荀子坐在车中远远望见那洋洋的河水，手捋长须问驭者：“前面要过济水吗？”

“是的，前面就该过济水了。”

“啊！”荀子示意让车子停下来。

紧跟在车子后面的韩非赶忙来到荀子的面前。荀子手扒着车上的红漆栏杆说：“韩非，前面就要过济水了。”

韩非随荀子千里之行，车前马后关照荀子，全不像一个贯被人侍奉的贵公子。他聪慧知礼，又勤快，很受荀子的青睐。此时韩非上前扶荀子下了车：“老师，身体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！”荀子轻松地举步，横跨驰道，踏着草地向济水的岸边走过去。滔滔河水，清澈见底，盘旋东去，于平稳中有暗流，于激流处有砥柱。触景生情，荀子顿生感慨：水流不止，暗流潜行，砥柱永在。然，终归都要奔入恢宏的大海。

“老师，过了济水离临淄还远吗？”韩非问。

“不远了，再有两日，即可到达稷下学宫了。”

韩非对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是陌生的。但他对稷下学宫倾慕已久，知那里是一个贤才济济的地方。如今稷下学宫就在眼前了。

荀子十五岁就被他的老师宋钐带到了稷下学宫，对稷下学宫的情感远比韩非深厚。二年阔别，犹如旧友重逢，难捺心中的激动。面对滔滔济水，似自语地说：“稷下学宫，名士如云，从善如流，各抒己见，不治而议论，政见不合也不加罪。那是个探讨学问增长才华的好去处呀！”

此时，在后面辎车上坐着的荀夫人和爱女幽兰也下车走了过来。幽兰长得聪明可爱，一双秀气的大眼睛，使她好像比同龄的女孩儿更为通灵。她望见济水岸边水灵灵的各色野花，禁不住一颗稚气的童心青春跳动。一只硕大的紫红色蝴蝶飞落在雪白雪白的牵牛花上。幽兰惊喜地凝神观望，好奇地要将它扑捉到手。她

闭住声息，轻轻地小心迈步，慢慢地向栖息的蝴蝶靠拢。待她张开手臂，要向那蝴蝶抓去时，蝴蝶倏然展翅腾空。幽兰跟随着蝴蝶奔跑，跳跃，那蝴蝶也像要与她玩耍，一忽儿落下停留，一会儿又飞上去。

荀夫人一旁嗔道：“兰儿！”

幽兰任性地边跑边答道：“娘，看我抓住它！”

蝴蝶似要躲避幽兰的锋芒，在幽兰的眼前盘旋了一圈，一头钻入了灌木丛中。灌木丛，荆棘密密，难以进入，幽兰生气地跺脚：“哼，真倒霉！”

“幽兰，我抓到了！”在灌木丛的另一边，韩非抓到了那只硕大的紫红色的蝴蝶。

幽兰高兴地跳起来，急忙绕过灌木丛，跑到韩非身边，叫喊着：“给我，给我！”

韩非故意把蝴蝶举得高高的，幽兰跳着去抓，抓不着。她把小嘴一撅：“我不要了！”

韩非忙把手放下，将蝴蝶送到幽兰眼前：“生气啦？”

幽兰赌气说：“不要！”

“那好，我放飞啦！”

幽兰急忙拦住：“我要，我要！”她一把抓住韩非的手，小心地用两个纤纤细指把蝴蝶接过来，拔腿跑到荀子面前，炫耀说：“爹，你看，这只蝴蝶有多大！这是韩非哥哥帮我抓到的！”

荀子并没有为女儿抓到了这只少见的硕大蝴蝶而高兴，反而将脸一沉：“好啊！自己残害生灵，还要让别人帮你。如今这人世上，处处都在拿生灵做儿戏。连年征战，无休无止，无处不是生灵涂炭呀！”

幽兰受了父亲的训斥，心中老大不快。荀夫人望着女儿说：“你爹最恨的就是残害生灵，还不放掉它！”

幽兰顽皮地向韩非吐了吐舌头，轻声问韩非：“把它放了吧？”幽兰松开手指，蝴蝶腾空而去，飞得那么轻盈，自在，欢喜。荀子夫人告诫女儿：“幽兰，到了稷下学宫，你不能再这样小孩子气了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那里是列国各派名师读书授业的地方，不容小孩儿玩耍。”

“到了那里，我就长大了！”

二

荀子一行过了济水，东行一日，远远就望见了巍峨壮观的临淄城。

临淄是齐国的国都，战国时代最大最繁华的都会。它的建筑布局与战国时代的其它都会一样，“面朝后市。”国君和贵族都居住西南角的小城，就如同后来的紫禁城。宫殿也都建筑在高大的夸土台基上。小城的后面为市，一般官吏和平民百姓，还有手工业和商业都在这大城居住与活动。临淄的大城东西四公里，南北四公里还多，小城绕上一周也有五公里。这样一个巨大的都会，四周自然要有许多城门，供人们出入。只是小城南面的稷门是不许平民百姓随便走动的，因为它有大道可以走入内宫。

为何叫稷门？原来在临淄城的南面有一座美丽的稷山。山上苍松葱郁，俊鸟云飞，令人神往。面向稷山的这座城门就叫做稷门了。

自齐桓公而始，齐国就在稷门之下，距离王宫不远的这块宝地上修建起一所规模宏大的学宫。学宫中有宽广的大道，道的两旁修下了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，栽下了奇花异草，书房，讲坛，卧室，舒适宽敞。凡是来到学宫的学士，不分国度，不分门派，不

论年纪老少，都给予优厚的待遇。膳食美味，衣着帛锦，出入车马迎送，授予“客卿”、“上大夫”、“列大夫”或“稷下先生”、“稷下学士”的不同称号和荣誉。齐王鼓励他们著书立说，不赋予具体的行政职权，让他们对国事、对君王，自由发表意见，所谓“不治而议论”、“不任职而论国事”。由于他们“无官守，无言责”，便可海阔天空，各抒己见，不作违心之论，不献阿谀奉承之辞。“合则留，不合则去”，国君和权臣也不干预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自由。

在“诸侯并争，厚招游学”的列国角逐之中，齐国用这种优厚的手段，花费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招来了众多的学子名流，多达数百千人。精通政治、军事、天文、地理、历数、医学、文艺的博学者应有尽有。战国时代著名的学者淳于髡、孟子、邹衍、宋钐、慎到、田骈、接子、屈原、鲁仲连等，都曾经是稷下学宫的学士。

平日甚为清静的稷门，今日失却了宁静。稷下学士纷纷走出书房讲坛，来到稷门之外。宫中的武士也甲冑齐整，一大早就列队于稷门大道的两侧。宫中的乐工歌伎，也踏着欢乐的曲子舞出稷门。大家都是奉了齐王的谕旨，聚集于稷门之外，欢迎荀子的到来。

齐王建，十八九岁年纪，仪表堂堂，身穿上朝礼服，容光焕发，在宫人的簇拥下，乘着御用八鸾豪华轻车出了禁宫，来到稷门之外下车。

稷下学宫的祭酒梦杞，四十余岁年纪，面颊扁平，心有城府，望见齐王的御车来了，快步迎了过去，向刚从车上下来的齐王建施礼道：“梦杞拜见大王陛下！”

齐王建彬彬有礼地向梦杞说：“梦杞先生，荀老夫子重归稷下学宫，乃是朝中的一件盛事，众位学士都来迎接了吗？”

“荀老先生两次在稷下学宫任职祭酒，许多学士与荀老先生是老相识。梦杞我与荀况虽然未曾见过面，也久闻其名。今日，稷下学士与荀况相识与不相识的都来了。”梦杞回答。

忽有一匹快马踏着烟尘，飞奔而至，马上的骑兵一路喊着：“荀老夫子到了！”

站立在稷门大道两侧等候已久的朝臣和学士，闻声齐向西方望去。只见荀子率领的一队长途跋涉的人马正缓缓行近前来。

乐工吹竽鼓瑟，歌伎舞姿翩翩，把个鲜花盛开的暖春季节，喧闹得更为温馨热烈。稷门外人声沸腾，少有的热闹。

荀子携荀夫人和爱女走下车来。齐王建首先迎了上去。他恭敬地施上一礼：“荀老夫子，寡人奉母后之命，率领臣下和稷下先生欢迎您重归敕国！”

面对这隆重热烈的场面，荀子也为之动容，他向齐王建还礼，又望着前来欢迎的人群施礼，谦逊地大声说道：“荀况乃区区学子，怎敢劳动大王和诸位学士相迎！”

梦杞走上前去，他以稷下学宫首领的身份郑重地向荀子拱手说：“稷下学士欢迎荀老夫子重归稷下！”

荀子不认识梦杞，向梦杞还礼之后，回头问齐王建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齐王建向荀子介绍：“他是稷下学宫的祭酒梦杞先生。”

荀子再次热情地向梦杞施礼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

荀子向齐王建和梦杞介绍了自己的夫人、爱女和弟子韩非等人与大家一一相识。齐王建告诉荀子，明日他的母亲君王后要在宫中设宴为荀子接风。

三

为荀子接风的喜筵设在王宫的大殿里，油漆得明亮照人的几案整齐地排在大殿两边，几案上丰盛的果品散发着清香，一盏盏高大明亮的银灯，照得整个大殿金碧辉煌。齐国的重臣和稷下先它比迎接国宾更要高上一层。

荀子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，出乎他的意料，也在乎情理之中。

稷下学宫曾经云集许多著名的先师，如今相继都去逝了，荀子成了最为年长的一个。齐王建的父亲齐襄王在世的时候，就尊荀子“最为老师”。齐王建自然要遵从先王遗训，这是其一。

其二，荀子为齐国的存亡曾提出过中肯的谏言。那是在齐襄王的父亲齐闵王时。荀子看到齐闵王虽以“好士”自居，却不听学士的谏言，热心于对外扩张。南攻楚国，西困秦国，北战燕国，利令智昏，使得民憔悴，士兵疲。荀子向齐国的丞相田文诚恳地提出批评。他指出，齐王不崇尚礼义，不讲求忠诚信用，方圆数百里的国家，还要用欺诈、侵犯去争夺土地，图谋有商汤和周武王的功名，而不知自己处在楚国、赵国、燕国、魏国的威胁之中。如果有一国来进攻我们，其余三国必定乘机兴兵。如果这样，那么齐国就必然四分五裂，被天下人耻笑。荀子的忠告未被齐闵王采纳。荀子离开齐国到楚国去了。不久，齐国的前途不幸被荀子所言中。公元前 284 年，燕上将军乐毅率燕、赵、韩、魏、秦五国之兵，攻下齐国七十余城。临淄陷落，齐闵王逃亡到莒邑，被其丞相淖齿所杀。公元前 283 年，齐襄王即位，齐将田单率兵击败乐毅，才使齐国得以复国。

荀子的这段未被采纳的谏言，在齐国王室中被认为是很深刻的教训，他们悔不当初。同时，也从内心对荀子佩服得五体投地，

奉之若圣人。齐襄王尊荀子“最为老师”，不仅仅是在稷下学宫中荀子最为年长，也表示齐襄王对荀子最为敬佩。

还有一层，荀子此次是从秦国归来，春秋战国经过数百年的较量，秦国已成为七雄中最为强盛的国家。像荀子这样有名望、贤士，不留在强盛的秦国，还要回到百废待兴的齐国，使齐王后和君王后深深为之感动。齐襄王在位仅仅十九年就死了。四年前，儿子建继承王位。在君王后看来，荀子在齐襄王的丧事过后，就离开齐国赴秦，定然是看不起他的儿子，另攀高枝去了，将会一去不归。没有想到，荀子连去带回，仅在秦国待了两年。除去往来的路途，也就仅仅在秦国居住了一年。荀子接到齐王建的邀请，立即返回齐国，这是把齐国看得比秦国还要重。观其行，知其心，既然在列国享有盛名的大儒，这样看得起齐国，齐国怎能不表现出十倍的热情呢？

荀子是用君王后的镶金玉车，由齐王建亲自到荀子的住所把她接进王宫来的。这辆镶金玉车是当年齐襄王的座车。君王后用这辆车子接荀子，是动用了一番心思的。一来表示，她怀念她的丈夫。二来，为显示她在国中的崇高地位。三来，当年齐襄王就每次用他的这辆座车请荀子入宫，与荀子一同郊游，登稷山。用这辆车来接荀子，更表示出君王后和他的儿子像当年襄王在世时一样尊崇荀子，希望荀子也能像当年对待齐襄王一样，多为齐国献计。

君王后已年近五十了，因善于涂泽，脸上的皮肤，依然是光泽滋润。略施脂粉，即如同年少一般。多年的政治风云，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沉稳、强悍、多疑的印记。在微笑中隐图谋，于不动声色中藏心机。

宫中内侍禀报荀子到了。君王后传话有请。齐王建陪同荀子来到了君王后的寝宫。对于齐国的臣子来说，能受到君王后在寝

宫的接见，这也是一种很高的荣誉。荀子上前一步，躬身施礼：“荀况拜见太后！”

君王后微微一笑，和蔼地说：“荀老夫子请坐。”

荀子与齐王建一同坐在离君王后不远的几案边。

内宫的侍女献来茶水。

“荀老夫子，您是我们齐国的老朋友了。您虽然是赵国人，可您在风华之年就跟随宋钐老先生来到齐国。这些年来，您虽曾游学燕国、赵国、楚国、秦国，然总是没有离开齐国。齐国就是您的家呀！”

荀子诚恳地说：“是的。荀况我难忘稷下学宫众位先师的教诲，难忘齐国先君的知遇之恩。”

“您如今已是大儒了。在列国中名望甚高，在稷下学宫很受众家学士的尊敬。两次做学宫的祭酒，先王在世就尊称您是‘最为老师’。”

荀子谦虚地说：“荀况愧不敢当。”

君王后一副十分认真的样子：“哎，您是当之无愧的呀！如今我的建儿年少，继位不久，您更是建儿的最为老师。以后您就永远留在齐国，像周公辅佐成王，夷吾辅佐桓公，助建儿成就一番大业。”

荀子也十分认真地回答说：“太后陛下，荀况岂能与圣人并论。然，荀况是一个潜心于学问的人。愿将所学献与圣主明君，结束华夏数百年之战乱，使天下一统，百姓安宁。”

“好！”君王后高兴地合掌道，“咱们一言为定。建儿，酒宴备好了吧？”

“备好了。”

君王后站起身，郑重地嘱咐齐王建：“今晚，你要当众拜荀老夫子最为老师，再推荀老夫子为稷下学宫祭酒，尊荀老夫子为上

卿。”

齐王建顺从地回答：“是。”

四

稷下学士济济一堂，与君王后和齐王建一同举杯，为荀子接风洗尘。

交杯换盏，热肠暖语。荀子接受熟识与不熟识的稷下学士和齐国臣子的敬酒。齐王建当众宣布，遵照先王遗训和母后的旨意，拜荀子为师，并且请荀子第三次任职稷下学宫的祭酒。学士们异口同声，雀跃赞同。

梦杞，在荀子赴秦期间，接任了稷下学宫祭酒，自今日始，他也就卸任了。对这一点，在听说荀子要重归齐国的消息之日，梦杞就早有准备。他是孟子的门生。孟子在稷下学宫时，位列三卿之中，享受着优于其他学士的待遇。出行时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”，比其他稷下学士威风得多。当孟子要离开齐国时，齐宣王曾答应在临淄城中为他修建一所大宅院，用六万石粟米俸禄供养他的弟子。孟子的门生也随其师甚受齐王的器重。那时的梦杞还年轻，没有什么名气，而心中有一种高居人上的虚荣。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钻研，如今的梦杞学有所成，也干练了许多。他自知不能与荀子相提并论，因而将祭酒之职重交荀子是顺理成章，无可非议的。然而心中有一股难以平息的火焰，使他脸发烧，心儿跳，不能平静。他感觉自己似乎一下子被人冷落了，似乎是从千丈的高台上摔了下来，显得是那样的渺小、无能、灰色，不被人看重。不，我梦杞不能为先师争光，也不能为先师丢丑。我是孟老夫子的门生，不为自己争气，也要为自己的先师争气。在这种时候，更要显示一个名师弟子的德能和气度。